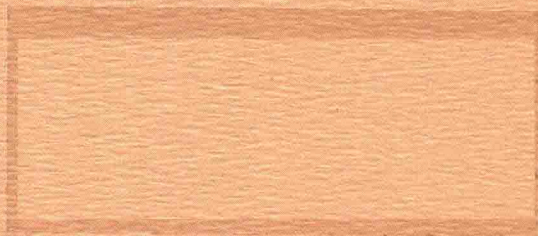




伍稻洋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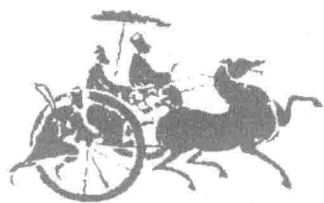
还珠谣

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广西 2014 — 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

伍
稻
洋
著

还 珠 谣

HUAN ZHU YAO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还珠谣 / 伍稻洋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6.5

广西2014~2015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ISBN 978-7-219-09804-2

I. ①还… II. ①伍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38211号

策划编辑 吴春霞
责任编辑 林晓明
责任校对 曾蔚茹 杨 冰
美术设计 李彦媛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	530028
印 刷	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90千字
版 次	2016年5月 第1版
印 次	2016年5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9804-2/I · 1864
定 价	31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001 /	第一章
011 /	第二章
021 /	第三章
030 /	第四章
039 /	第五章
050 /	第六章
060 /	第七章
073 /	第八章
081 /	第九章
090 /	第十章
103 /	第十一章

114 / 第十二章

123 / 第十三章

134 / 第十四章

145 / 第十五章

155 / 第十六章

163 / 第十七章

174 / 第十八章

186 / 第十九章

199 / 第二十章

210 / 后 记

太阳仿佛害羞的大姑娘，往外探一下头，就躲起来再也不肯露面，生怕让人看见自己的老。天又阴沉下来，风为虎作伥加大了力气吹。孟尝的脸早被冻得麻木，给风一刮，就辣辣地痛。进入合浦江后，水流急了许多，小船不断走“之”字，一颠一簸，又摇又晃。

孟尝怀里抱着已经睡着的女儿孟华德，右边坐着儿子孟华永，与孟华永相互靠着的是妻子巩文秋。母子俩都在打盹。一路劳顿，原想快点赶到合浦，不承想这官船搁浅维修，在驿舍又多住了两天。驿舍大白天也有跳蚤，咬得一家人身上都是红疙瘩，几宿都没睡过一个好觉。别说妻儿，孟尝自己也疲惫不堪了。

圣旨传来那天，孟尝以为自己工作出了什么差错，朝廷要问责。提心吊胆地赶到洛阳，才知道要提拔他做合浦郡郡守。皇上刘保歪坐在龙椅上，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说：“合浦乃是非之地，你得为朕分忧。到任后务必

剪除盗贼，平息民乱，让百姓安居乐业。”

刘保才二十九岁，正值年富力强之时，却未老先衰，看上去已像四十好几的中年人。这是东汉汉安二年（143年），朝廷内忧外患。孟尝返程路上心事重重。此去能否胜任，他心中没有数。而且他胃不争气，多年来一直时好时坏，痛起来连饭也吃不下。但圣旨已下，皇上对他寄予如此厚望，他还能怎么办呢？

孟尝去洛阳后，妻子巩文秋的心一直悬着。眼下恶人当道，而孟尝又不善阿谀奉承，她估计皇上召他不会有什好事。等到孟尝回到家，她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下了，但也高兴不起来。她说：“你没犯什么事吧？”

孟尝觉得妻子问得奇怪，犯事还能得提拔吗？

“合浦是蛮夷之地。”巩文秋说得一本正经，“历朝都把罪人流放到那里去。”

孟尝也正经地说：“我可是去做郡守，秩二千石呢。”

合浦比徐县艰苦多少，巩文秋不知道，也不害怕。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是，她是跟着孟尝到合浦去，还是留在上虞？她太了解孟尝了，整天都忙这忙那，就是不会关心自己。他的胃病如果不注意，将会不断加重。她不去合浦，能放心吗？要是去合浦，儿女也得跟着去。孟尝父母肯定不愿离开老家，他们都已年过六十，由谁照顾？

孟尝跪在父母面前，说：“如果能选择，儿子宁可留在徐县。忠孝不能两全，儿子只能听从皇命了。”

孟父是明理之人。他认为儿子给朝廷当差，朝廷是国，父母是家，没有国哪有家啊。他知道儿媳妇左右为难，说：“我们身体还行，可以互相照顾，你就放心跟伯周一起去吧。”

孟尝看一眼妻子，说：“爹让你和孩子们跟着我一起去吃苦呢。”

父亲笑着说：“做了郡守夫人，还能吃苦，是好事。合浦产珍珠，珍珠又圆又滑，你们可别踩着跌跤啊。”

孟尝说：“爹放心吧。您相信儿子，也相信文秋。我们不会让您丢脸。”

小船急转弯时突然倾斜，孟尝右手不自觉抓在巩文秋的肩上，说：“搂着孩子，小心船晃。”

巩文秋抬起头睁开眼睛，打了个哈欠，回头看一眼孟尝和孟华德：“我睡着了，好困。”

孟尝说：“到了郡府，你们就好好睡上几天吧。”

孟华德醒了，在父亲怀里探出头来。孟华德刚满十二岁，虽然是个女孩，但比哥哥孟华永还要调皮。她望着江水，说：“我不要睡。我还没看见珍珠呢。”

孟华永坐直了身子，睁着惺忪的眼睛问：“爹，这江里有珍珠吗？”

孟尝说：“珠螺不长在江里，长在海里。”

孟华德说：“那我就到海里去摸。”

孟尝说：“海水好深呢。你不会游泳，而且女孩子也不能下海。”

孟华永说：“我到了合浦就学游泳，然后到海里摸珠螺。”

孟华德说：“我也要学游泳，我也要摸珠螺。”

“这两年，海里也没有珠螺了。”船工插话说，“昌三嘉来合浦做郡守后，天天逼珠民下海摸珠螺。去年，又来了个叫高有才的宦官，非要摸啥夜明珠。两个人一唱一和，搅得白龙人人不得安生。现在昌三嘉走了，但那阉人还在。新郡守要是还跟昌三嘉一样，还不知怎么折腾呢！”

孟华德小声说：“爷爷说合浦只产珠螺。珠螺都没有了，我们还去干吗？”

孟尝拍拍女儿，让她别说话，然后问船工还有多远。船工用手指指前面左岸，说：“那就是码头了。”

孟尝顺着船工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百步开外的岸边一个石堆隐约可见。小船顺流，很快就靠到石堆旁边了。船工泊稳船，孟尝一把抱起女儿上了岸，再回过头先后牵着孟华永和巩文秋的手，照顾他们上岸。随从高仕军把行李搬上岸后，孟尝解开包裹，拿出一个饼递给船工，说：“天这么冷，辛苦你了！”

“这几年，我接送过不少官员，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送吃的，谢谢了！”船工拿着饼的手往南面一指，“上面有条小路，一直往前走，只消半个时辰就到驿站了。”

隆冬时节，水冷草枯，举目四望，一片荒凉。高仕军挑着行李走在前面，巩文秋拉着孟华永跟着，孟尝和孟华德走在后面。走过一片草地时，孟华永突然站住，好奇地指指路边干枯的草丛。孟尝走近，看见一个妇女和一个女孩趴在草丛里，惊慌失措。看样子是母女俩，母亲蓬乱的头发沾满了草屑。女儿半边脸埋在母亲衣服里，一只眼睛偷窥着孟尝。

“大冷天，你俩为何待在这里？”孟尝问。

妇女探一下头，警觉地看着孟尝。女孩害怕得抱紧母亲。孟尝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们会稽过来，要去合浦郡府，路过这里。”

妇女听了，拉着女孩的手要跑，却被草藤绊住，母女都摔倒了。孟尝忙俯身扶起她们，说：“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”

妇女惶恐地望着孟尝说：“要抓我们的就是郡府的人。”

孟尝问：“抓什么人？”

“这几天白龙到处抓人，连妇女、小孩都不放过。”妇女说。

孟尝问：“为什么抓人？”

妇女看看孟尝，又看看巩文秋。巩文秋从布袋里拿出两个饼，递给她们。妇女不接，女孩倒是接了，但不敢吃。

孟尝拿过布袋，取出饼，分别给孟华永和孟华德，让他们带头吃，然后对妇女和女孩说：“吃吧。你们一定饿了。”

女孩见孟华德和孟华永吃起来，张口就咬掉大半块饼，眨眼工夫，就吃完了手上的饼。孟华永才吃到一半，把饼递给她：“给。”

孟华德也把手上的饼给了妇女。

孟尝问：“郡府为什么抓人呢？”

“男人不肯下海摸珠螺，就被说成造反。”妇女说。

女孩说：“我爹也被抓走了。”

“天这么冷，又没有吃的，你们能去哪里呢？”孟尝说，“回家去吧。以后郡府不会乱抓人了。”

妇女显然不相信孟尝，拉着女孩的手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们去亲戚家。”

孟尝望着寒风中的母女，说：“到亲戚家再打听消息。要是郡府真没再抓人，就回家吧。”

她们刚走几步，女孩问妇女：“娘，他们真是郡府的人？”

妇女说：“看样子是。”

女孩说：“郡府的都是坏人。可他们不像坏人，不抓我们，还给我们饼吃。”

孟尝愣愣地望着她们离去的背影，直到母女俩转弯消失在丛林中。

驿站是一间矮小的棚子。棚子前面停着一辆马车，马车旁边拴着一匹黑灰色的马。棚子西面的马尾松树下还拴着好几匹白马。高仕军刚到马车旁边，几个男人就排着队走出来：郡丞郭得品年近五十，中等身材，牙齿稍稍外露，让人看着总觉得他是在冲你微笑；都尉马一虎三十多岁，方脸黑眉，表情生硬；合浦县县令林可仁四十出头，圆脸小眼；监管队队长古先中不到三十岁，个矮腰粗，头小鼻塌。介绍，行礼毕，孟尝就问：“郡府抓人，可有此事？”

马一虎和林可仁互相看看。郭得品说：“这里冷，等到郡府再慢慢说吧。”

孟尝和家人坐上马车，马一虎在前面开路，郭得品、林可仁等人骑马跟在后面，一个不小的队伍直奔郡府。巩文秋拉拉孟尝的手，不无讽刺地说：“郡守就是不一样。”

郡府是个大院子，东西南北几排砖瓦房围成一个大大的长方形。院子里有很多棵龙眼树，树上的叶子尚青翠，但满地的枯叶随风飘飞，莫名地给人一种苍凉感。孟尝一行人进入大院，一个脸色苍白、年近四十岁、中等个头、方脸白鸽眼的胖男人快步走到孟尝车前行礼，说：“监摸官高有才见过

孟大人。”

两年前孟尝到洛阳时，在宫门口遇到过高有才。孟尝向他施礼，他眼珠子向上翻几下，问：“你谁啊？”孟尝说：“徐县县令见过高公公。”高有才冷冷地问：“有事啊？”孟尝说：“没事。”“没事就请便吧。”高有才说着转身离去。世事难料，那时谁能想到今天会相遇在这荒芜的合浦郡呢？

驿站官船维修是高有才捣的鬼。高有才为了延迟孟尝到郡府的时间，让古先中给驿丞传了话。

到驿站接孟尝本来是高有才提出的。昨天晚上，他的女人邗阿妹说：“孟尝来做郡守，你还是皇后跟前的红人呢，接他反而降低了你的身份。”

邗阿妹是前郡守昌三嘉老婆的堂妹，高有才来合浦不久，就把她收进屋里做饭洗衣陪睡觉了。

高有才说：“我是想提前跟他搞好关系嘛！”

“依我看，对新郡守该示强而不是示弱。”邗阿妹说，“你是朝廷的监摸官，曾经是皇上、皇后身边的红人，想搞好关系的人应该是他。当初我姐夫资格那么老，还得搬你出来吓唬人呢！”

高有才听着好开心，今天临出发前就推说身体不适，不去了。因为担心郭得品、马一虎在孟尝面前说他坏话，就让古先中跟着一起去。

孟尝怀疑下令抓珠民的就是这个监摸官，忍不住问：“路上见到一位妇女带着孩子逃难，说是郡府抓人。怎么回事？”

高有才心里有点忐忑，说：“这事得慢慢说。孟大人今天旅途辛苦了，夫人孩子也一定饿了，先吃饭吧。”

孟尝心里很不舒服，刚才在驿站，郭得品说等到了郡府再说；现在高有才又说先吃饭；吃饭之后，会不会还说“今天已晚，明天再说”？

孟尝被拥入饭厅，一阵特别的香味扑鼻而来。他看一眼，餐桌上摆满了鱼虾螺蟹。都说合浦穷，但这样的海味就是皇上也不容易享受得到！

“合浦别的没有，除了珍珠，就是鱼虾螺蟹。”高有才说。

官吏一席酒，穷人半年粮。但这顿饭不想吃也得吃。他不吃，别人就不

好意思吃。如果初来乍到就跟大家闹不愉快，以后还怎么共事？

巩文秋看一眼桌面上的海鲜，就向孟尝使了个眼色，仿佛在说：“郡守就是不一样。”

外面突然响起吵闹声，孟尝望向门口，只见几个衣衫不整、脸涂油彩的人已经闯进来。他们手上拿的不是大刀就是长剑。高有才对走在前面的一个高大汉子，大声质问：“你何人？你要干什么？”

汉子说：“本人老乌，就是你们做梦都想抓的贼头！”

跟在老乌后面的人说：“本人宋土生。”

多年来，合浦郡几个县都有野人出没。据说这些野人主要是乌浒人，此外也有一些衣食无着的或者受官府迫害流离失所的人。他们神出鬼没，居无定所，大多文身刺青、蓬头跣足，麻布开个洞套到脖子上就当衣服。有些野人甚至还以人为食。他们常冒用被官府迫害致死者或江湖游侠的名字，攻击富户官府，掠夺食物。官吏一概视为盗贼，对他们既恨又怕。郡兵、县兵把防备他们作为首要任务，不断悬赏缉拿，可是他们武功高强，来无影、去无踪，官兵一直奈何不了。

高有才身子向后退了半步，转身对马一虎说：“上次让他们跑了，现在不是送上门来了！”

老乌把手上的大刀一抡，冷笑道：“我是怕你们抓不到我睡不着觉，才自己来了。”

巩文秋害怕，赶快拉着两个孩子出去了。

高有才吼起来：“你等私闯郡府，造反啊？”

“官逼民反！”老乌大声反问，“你凭啥抓白龙人？”

高有才看着马一虎，希望马一虎下令抓这几个盗贼。马一虎看着孟尝。孟尝转脸望向门外。老乌看着餐桌上的鱼虾螺蟹，手一挥，便与同伴们围拢过来，比赛似的用手抓着吃起来。高有才对站在门口的古先中说：“把他们抓起来啊！”

古先中看着孟尝，他知道抓不抓人得郡守发话；他也知道，要是郡兵不

动，监管队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别看对方才进来几个人，外面一定有埋伏。

郭得品和马一虎悄悄溜出去了。高有才冲古先中大声说：“你看着孟大人干吗，想要孟大人帮你抓贼吗？”

古先中走到门口挥手招呼他的手下。孟尝马上摆手制止，板起脸问高有才：“这几天郡府都抓了些什么人？”

高有才说：“白龙刁民造反，本官遵昌大人之命抓了几个。”

老乌边吃边说：“你这阉人才是刁民！天天逼着珠民摸夜明珠，哪来的夜明珠？”

高有才说：“你等刁民，除了造反，就是抢吃！”

老乌抬头看一眼孟尝说：“新郡守上任，我们想来讨个说法。想不到，还是这鸟样，一来就大鱼大肉。百姓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”

孟尝说：“你们慢慢吃，吃过后我们再谈。”

老乌和同伴们都愣了一下。孟尝转身走出饭厅，他们才又狼吞虎咽起来。高有才跟在孟尝后面，说：“孟大人您怎么能纵容盗贼闹事？”

孟尝说：“先放了珠民。有什么事再跟老乌他们商量。”

高有才说：“跟这帮盗贼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”

“昌三嘉下令抓珠民，你放了，老乌会感谢你的。”孟尝说着走开了。

高有才知道，孟尝若坚持放人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孟尝让他出面放人，是给他台阶下。老乌他们胡乱吃过后走出来，又嚷着要放人。孟尝装作没听见，径自走开。老乌骂道：“什么鸟郡守，一任不如一任！”

高有才对老乌说：“孟大人刚来，不了解情况。人是昌大人下令抓的，现在昌大人走了，这事由本官来处理。本官放了他们，你们再敢闹事，严惩不贷！”

孟尝回到房间，孟华德拉着父亲的手说：“爹，我怕。”

林可仁敲门说：“你们一家子还没吃晚饭呢，我让人送点吃的来吧。”

孟尝说：“你快回家去。天黑，风也大，路上小心。”

“县府离这里很近，一顿饭的路。”林可仁说，“那下官就在县里等着孟

大人下去做指示吧。”

郭得品和孟尝的住处相隔不过几十步，孟尝走到郭得品房间外面，听到高有才正在跟马一虎争吵。高有才怪马一虎不抓盗贼，错失良机。马一虎说孟尝不表态，他不能自作主张。高有才要马一虎立即发兵追盗贼，秘密处决，杀鸡儆猴。

“凭郡兵能否抓得到，我真不敢说。”马一虎说，“这些人在合浦各县除暴安良，深得人心。对他们下手，恐怕会引起民变。”

“现在已经民变了！”高有才说，“白龙珠民跟郡府叫板，就仗着这些盗贼撑腰！”

“孟大人来了，得看他什么态度。”马一虎说。

“孟大人初来乍到，知道什么！”高有才说，“除掉这些盗贼，等于帮孟大人搬走拦路的石头。”

孟尝清清嗓子，敲响了郭得品的门。高有才一见孟尝，马上堆起笑脸：“我正和两位大人讨论抓盗贼呢。”

孟尝看着高有才问：“珠民都放了吗？”

“人是放了。”高有才说，“但我担心孟大人以后工作不好做。”

郭得品说：“天寒地冻，让他们下海摸螺，也太难为人了。”

马一虎说：“我们穿着衣服都觉得冷呢。”

高有才认为郭得品和马一虎都在向孟尝示好，十分反感。他大声问：“皇上要摸夜明珠，珠民不下海。你们下，还是我下？”

“摸螺的事现在先不讨论。”孟尝说，“马大人和高公公先回去休息，本官跟郭大人谈点别的事。”

郭得品是徐闻县人。他在昌三嘉手下做了三年郡丞，昌三嘉要他做的事，他有不同看法不愿做；他认为应该做的事，昌三嘉又不让他做，因此就成了一件摆设。这天晚上，孟尝跟他聊了一个时辰。郭得品说当前几个县面临的都是百姓吃饭问题。上个月，仅白龙乡就饿死了三个人。官府跟百姓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几个县都发生过百姓冲击县府事件，其中朱崖县最频繁。

郡兵为平息民众闹事，常常奔走于各县之间。郭得品提醒孟尝：“昌三嘉为了壮自己的威，吹嘘高有才是皇上派来的大臣。高有才就越来越把自己当大臣了。此人非良善之辈，孟大人您可得提防着点。”

高有才抓珠民其实跟邗阿妹有关。邗阿妹一心想要张珍珠席子，她说昌三嘉离开合浦了，新郡守还没到，这时候你这个监摸官最有权势了。高有才想不到邗阿妹嗅觉这么灵，对她大加赞赏。可是，古先中到白龙通知珠民下海时，却发现男人们都不在家了。高有才十分恼火，对古先中说：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庙！男人跑了抓女人，女人跑了抓小孩，看他们回不回！”珠民何超南在妻子莫怀秀、儿子何强被抓走后，到郡府去要人，跟古先中顶了几句，就被打肿了脸。赵待平的妻子夏得洁带着女儿赵小冬去了娘家，他担心她们回来时在路上被抓，要去截住她们，但还没离开白龙就被抓了。高有才为了防止赵待平的妻子、女儿给盗贼报信，要古先中一定想办法把她们抓到。

古先中说：“新郡守就要到了，还能抓吗？”

高有才说：“就是因为新郡守要来，才非得把他们关起来！”

高有才离开郭得品家后感到很失落，一回到屋里，就自己坐着喝闷茶。邗阿妹几次在里间催他回房睡觉，他都置之不理。他开着门，把灯光调到最亮，希望孟尝知道他还没睡，跟郭得品谈完后过来找他。他想孟尝应该私下跟他说点什么，他可是皇上派来监摸夜明珠的朝廷命官，曾是皇后身边的红人，朝中大臣没有哪个不奉承他的，就是大将军梁冀，见了他都会客气几句。你孟尝一个月前还是个小小的县令，皇上让你到合浦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做郡守，官是升了，但跟流放没有什么差别，值得那么一本正经吗？桌面上的茶冲了一遍又一遍，已经淡得像白开水。直到公鸡打鸣，也没听到孟尝的脚步声。他估计孟尝不会来找他，才回房睡了。他想，孟尝不主动找他，他就主动找孟尝吧。孟尝初来乍到，一忙就乱，不及时找他也可以理解。第二天高有才起床后就去找孟尝，但孟尝已经到白龙去了。

一大早，喜鹊就在何超南家门口的龙眼树上叫个不停。白龙人不知多久没听到过喜鹊的声音了。仿佛凑热闹似的，久违了的燕子也在屋檐下飞去飞来。

赵待平到山上找回草药捣烂，给何超南疗伤。中午，莫怀秀把刚煮好的鬼针草汤端出来给赵待平喝后，去皇后村接回夏得洁和赵小冬。这时，夏得洁带着女儿赵小冬回来了。夏得洁说昨天回来过，有人告诉她监管队到处找她们，才又走了。她们把路上遇到几个外地人的经过说了一遍。不多一会儿，孟尝走过来，赵小冬眼快嘴也快：“就是他，昨天给我们吃的。”

孟尝走到赵小冬面前，赵小冬问：“昨天不是你给我们饼吃吗？”

“老夫有些眼花了。”孟尝说。

昨天灰头土脸的母女，与现在判若两人。夏得洁身材高挑纤弱，瓜子脸，杏眼柳眉，气质高雅，让人怀疑

是换上百姓衣服出逃的宫中贵妇；赵小冬像极其母，仿佛是十二年前的夏得洁。

赵待平让女儿给孟尝端上鬼针草汤。孟尝喝了一口，叹道：“这东西怎么能抵饿呢！”

很快，龙眼树下就围了十几个人，大家都争着来看新郡守长什么样。这位四十多岁的会稽人，有一副高大的身架，方脸消瘦而黝黑，鼻子挺括，一双大眼睛显得平和、慈祥。他坐在龙眼树裸露的根上跟大家拉家常，听白龙人诉说苦楚：昌三嘉和高有才不断逼他们下海摸螺，可海里已经没有珠螺了。他们到浅海抓小鱼小虾，就被扣上偷摸珠螺的帽子，竹排拖篓都被没收了，眼下只能一日三餐吃野菜充饥。孟尝表示要让珠螺休养生息，同时想办法试种粮食。他说：“即使有珍珠换粮食，也不比自己有粮食心里踏实，靠人不如靠己啊！想办法开垦土地种些粮食吧，比如水稻、粟米。”

何超南说：“我们也想过。但不知能不能种，也没有种子。”

“种子我来想办法。”孟尝说。他到何超南家和赵待平家看了一遍。这两家算是白龙乡里条件最好的了，但也有一顿没一顿地吃野菜。孟尝问何强和赵小冬今年几岁，让他们方便时到郡府去找孟华永和孟华德玩。孟尝说：“我的两个孩子正愁没有玩伴呢。”

莫怀秀真不敢相信这是郡守说的话，问：“孟大人说的可是真话？”

孟尝反问：“你以为我说假话吗？”

赵小冬说：“你不可以让他们来白龙跟我们玩吗？”

“他们求之不得！昨天在路上还说要学游泳下海摸珠螺呢。”孟尝说。

孟尝离去时，莫怀秀望着他的背影，问：“孟大人说让珠螺休养生息，监管队还会不会逼珠民下海摸夜明珠呢？”

赵待平说：“高有才这人仗着在宫里待过，仗势欺人，我担心他不会罢休。”

赵小冬问：“孟伯伯和高有才哪个官大啊？”

赵待平说：“孟伯伯秩两千石，高有才才六百石。你说谁的官大？”